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七回 敵壽誕六姨太定計 營淫窟馬心儀誘姦

話說次日一早，施星標就吩咐人收拾西花廳準備給鄭、張二人居住。馬心儀取了一張名片，教施星標去鴻興客棧迎接。施星標領命到鴻興棧來，見鄭、張二人，將馬心儀的話傳達了。鄭時問道：「你曾聽大哥說過，將如何安插我們的話麼？」施星標道：「他只說且住下再看機會。我們既住在那裡，他自然得安插我們。」鄭時低頭不做聲，好像思量甚麼似的。張文祥道：「我們既經來了，在客棧裡住著，總不成個體統，我們又沒有第二個可靠的朋友，二哥毋庸躊躇，不搬去，倒覺得對不起他似的。」鄭時點頭道：「承馬大哥的盛意，教四弟前來迎接，我們豈有不遵命的道理。不過我所躊躇的，是為從四川出來，因路途遙遠，不曾攜帶一些兒土產來孝敬馬大哥，見面是很難為情。打算就在此地辦幾色禮物帶去，聊表我二人一點敬意。」施星標道：「這卻可以不必，他那裡在乎這點兒禮物。」張文祥道：「他雖是富足不在乎人家的禮物，我們不能不聊表敬意。二哥說應辦些甚麼，我去照辦便了。」鄭時當即開了一單應辦的禮物，張文祥親去辦了。就在這日，施星標幫著將眷屬、行李都搬進了巡撫部院，馬心儀與鄭、張二人相見時，只寒暄了兒句，便有事走開了，好在有施星標督率著下人安置一切。

直到夜間，馬心儀才安排了筵席，在上房款待鄭、張及柳氏姊妹。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，都對待柳氏姊妹□分親熱，柳氏姊妹雖也是生長在官宦之家，然柳儒卿當日不過做了幾任州縣官，排場氣概，如何及得巡撫部院裡的闊綽。少年女子的虛榮心最重，當下看了馬心儀六個姨太太的豪華放縱情形，不知不覺的動了豔羨之念。而施星標在幫著搬行李的時候，看見春喜丫頭了。也不知不覺的動了愛慕之心。暗想：二哥只說替我撮合，教我準備喜酒，他何不就把這丫頭配給我？雖說是個丫頭，身分有些不對，但是這丫頭的模樣兒很好、舉動比尋常人家的小姐還要來得大方。大哥身為督撫，尚且討班子裡的姑娘為姨太太，論人物，六個姨太太都趕不上這丫頭。我討了他，料想不至被人笑話。就只怕二哥是個有名的好色之徒，他要留著給他自己做姨太太，不肯讓給我。我且先和三哥商量，求三哥幫忙我說，如果他硬不願意讓給我，我就向大哥叩幾個響頭，也說不得，總得求大哥說一句公道話，看我為甚麼要單身過一輩子。

想到這裡，自覺有了把握，乘左右沒有人的時候，悄悄的對張文祥說道：「男子漢到中年以後，還沒有一房家室，好像幾事沒有個著落的樣子。我自從來到山東，境遇一天好似一天，地位也一天高似一天，我就想在山東成立一個家業，免得終年和沒廟宇的游神一般，沒個歸宿之處。無如我既不是本地人，對本地官宦人家又少有來往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很難得有合意，不知他打算替我撮合的，究竟是誰家的小姐？」張文祥因施星標的言語、舉動，從來有些呆頭呆腦似的，和他沒多的正經話說，一開口便是開玩笑。這時見施星標說得如此慎重，並不似平日說話的沒條理沒次序，也就不便拿出開玩笑的神氣，只得應道：「此後既安排在官場中過活，家眷是少不得的。二哥打算替你撮合的，他不曾說給我聽，不知追究是誰家的小姐。」施星標道：「不問是誰家的小姐，我都不願意。大富貴人家的，好是自然很好，不過我做官不久，總怕匹配女家不上。我只要討一個人，能象二嫂的春喜丫頭那般一模一樣的，就心滿意足了。你可知道春喜已經許配人家沒有呢？」張文祥大笑道：「既是你自己說出來願意討春喜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施星標喜問道：「難道二哥說替我撮合的，就是春喜嗎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不就是她，還有誰呢？」

施星標道：「怎麼這兩日不見二哥提起？你猜事情不至變卦麼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二哥因你說要討一位官太太，他恐怕春喜是個丫頭出身，不配做官太太，所以說出來之後，就失悔不該說了。你於今既不嫌棄丫頭，我去向二哥說便是了。」施星標聽了，來不及似的對著張文祥一連作了好幾個揖，說道：「這事就拜托三哥了。」張文祥將施星標的話對鄭時一說，這段姻緣便立時成就了。馬心儀聽說，即賞給施星標二百兩銀子作結婚費。鄭、張二人也都有饋贈，於是施星標興高采烈的和春喜結起婚來。

施星標是個有職務的人，結婚後仍照常供職，也沒有另租房屋。春喜夜間陪他睡覺，白天不在柳氏姊妹房中間坐清談，便在上房陪馬心儀的幾個姨太太尋開心玩笑。春喜本來生性聰明，因從小伺候柳氏姊妹，也略解文字。施星標一心想馬心儀栽培提拔，無時無地不求得馬心儀的歡心。知道馬心儀最寵愛的，是新討來的六姨太。六姨太是北京極有名的紅姑娘，豔名也就叫做「紅姑娘」。但是容貌並非驚人之豔，就只應酬的本領高大，一張嘴伶牙俐齒，能遇一種人說一種話，但凡見過她的人，個個疑心她對自己無限深情。心思更是細密玲瓏，在她班子裡走動的，不是王公貴人，即是富紳巨賈。每有為難的心事，或是在她跟前愁眉不展，或是背著她短歎長吁，她總得尋根覓蒂，問出情由來，只須她那兩個水銀也似的眼珠兒一轉，不論甚麼為難的事，她都能立時代籌應付的方法。雖不見得處處妥當，便見解確能比人高。因此一般在他那裡走動的王公貴人、富紳巨賈，見面多呼她為紅軍師。

馬心儀為慕她的名，花了上萬的銀子討來，果是名下無虛。馬心儀寵幸她無所不至，大小家政，多半歸六姨太掌握。滿衙門的人，沒有不畏懼六姨太的，沒有不巴結六姨太的。施星標想馬心儀栽培提拔，更是巴結得盡心盡力。春喜是當丫頭出身的人，不待說最會承迎色笑，對於幾個姨太太，雖是一體奉承，只是在六姨太房裡周旋的時候為多。馬心儀既是寵幸六姨太，當然除了辦公事的時間以外，總在六姨太房中尋歡取樂。論年齡，春喜比六姨太輕。論姿色，也比六姨太美。馬心儀是個縱欲無厭的人，六個姨太太還不能滿足他的慾念，見春喜生得有幾分動人之處，又整日的在左右慫恿，便串通六姨太勾引春喜實行無禮。在六姨太未嘗沒有醋意，因知道馬心儀生成的如婦人之楊花水性，可以隨處鍾情，恐怕他再討第七個姨太太進門，奪了自己的寵幸。春喜是有夫之婦，只能通姦相好，不能定名正位，停眠整宿，對於自己的寵幸，還可以保全。因此情願順承馬心儀的旨意，用種種方法引誘春喜。在班子裡當姑娘的人，引誘婦女的手段，自是高人一等，全不費事的便將春喜引誘成奸了。施星標是個粗人，又輕易不敢到上房裡走動，那有察覺的時候。

馬心儀與春喜通姦了一兩個月，厭故喜新的毛病，不覺又漸漸的發出來。這時秘密對春喜說道：「我今年差不多五□歲了，中國各省繁華之地，我到過，生得美的婦女，在我兩隻眼裡見的，也實在不少。只是從來沒見過有美麗象你家那兩個小姐的。我不知道鄭老爺、張老爺怎麼有這們好的豔福，不費甚麼氣力，在半路上遇著，便成就好字，真是可羨可慕。從外面看，似乎我比他兩人命好，其實我的命，如何及得他兩人。我若能得一個象你家大小姐那般美女子的，陪伴終身，現在的高官厚祿都情願讓給旁人去享受，我就以白丁終老也是快活的。」春喜道：「我家兩位小姐豈但生得容貌美，詩詞歌賦琴棋書畫，沒一件不會，沒一件不精，這回嫁給鄭姑老爺和張姑老爺，也要算是天緣湊巧。不然，也沒有這們容易。我記得當日在四川，老爺太太還存在的時候，來替大小姐二小姐做媒的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，都是官宦人家的少爺。老爺太太說門弟人品都很相安，可以定下來，偏是兩個小姐自己不肯，說：『那些官家少爺，多是酒囊飯袋，毫無學問的，一旦沒了祖業，便無力謀生。』我大小姐並不知道害羞，當面向太太說，不願意嫁給那些文不文武不武的少爺。那時趙家大少爺已經做到都司了，年紀還只二□五歲。據說趙大少爺能開兩石重的硬弓，武功好的了不得。我家老爺太太以為二小姐是沒有不中意的了，誰知二小姐仍是不情願。我那時心想：兩個小姐這也不願，那也不願，到底心裡打算要甚麼樣的人物才嫁呢？誰也想不到在船上遇見鄭姑老爺，即時就傾心要嫁他。小姐原是要回南京林家去的，大約也是因為喜事辦的太草率了，恐怕到林家說起來不體面，所以情願不去林家，逕隨姑老爺到這裡來。論兩位姑老爺的人品雖是好，但從前做媒的那些少爺們不見得都趕不上。」

馬心儀問道：「然則你那兩個小姐何以是那們來不及似的嫁他們呢？」春喜道：「我在隔壁船裡彷彿聽得大小姐勸二小姐道：『你的年齡也不小了，終身大事，若依賴你姨父姨母，是靠不住的。我們赤身露體的承他兩人從強盜手裡救了回來，因要解我們身上的繩索，遍體都撫摸了，難得他兩人沒有娶妻，我們不赴此嫁他，好意思去嫁甚麼人呢？』馬心儀笑道：「遍身被人撫摸了，就得嫁給這人。我倒得設法在他姊妹身上撫摸一陣，看他又肯嫁給我麼？」春喜想迎合馬心儀的意思，便說道：「這不是極容易的事嗎，大小姐二小姐都歡喜喝酒，而酒量又不大，兩三杯酒下肚就醉了。不過這事也得商通六姨太，要六姨太出頭請他姊妹到

上房裡來。」馬心儀不等春喜往下說，即連連搖頭道：「這事不能給六房知道。他姊妹既通文墨，我自方法，使他姊妹心甘情願的著我的道兒。只要你在中間做個穿針引線的人，事成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」春喜道：「我自然應該盡力，不過兩個小姐平日待我，雖與姊妹無異，我卻從不敢在他跟前放肆。勾引他的話，我是不敢去說的。」馬心儀問道：「看他姊妹的性情舉動，都象很隨和的，很容易說話的，並且你此刻的身份地位已和他一般大了，有甚麼不敢在他跟前放肆呢？」春喜道：「兩個小姐的性情舉動，實在都很隨和，就是我當日伺候他的時候，一次也不曾受他責罵過。只是要我向他說無理的話，她究竟是小姐，有小姐的威嚴，我怎敢和她比身份比地位。」馬心儀聽了，兩個眼珠兒登時向上轉了幾轉，不住的點頭，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我有計較了。你既畏懼她的威嚴，便勉強教你去說，也是說不動她的。大小姐為人更精明能幹、一張嘴又能說會道，就是商通六房裡去勾引她，也不見得不碰釘子，沒得弄巧反拙，倒難為情。我於今思量出一個最妙的方法來了，不問她是怎樣三貞九烈的女子，不愁他不上我的圈套。」春喜忙問是如何的方法？馬心儀笑道：「現在還不曾著手，不能說給你聽，你瞧著便了。」春喜遂不敢再問。就上來給姊姊叩頭。」六姨太道：「依照我生長地方的風俗，凡是至親密友，都得邀請。越請來的人多越好。無奈在這地方和做官一樣，至親不待說沒有，便是密友，除了兩位妹妹之外，就只有我家裡那五個姊妹。太太肯不肯賞光，此時不說不定，須看他臨時高興不高興。」柳無非道：「我不知道姊姊貴地方的風俗，本應略備禮物，以表我妹妹一點兒慶祝之心。既是姊姊說送禮比罵人咒人還厲害，我姊妹就只好遵命來討酒喝了。」六姨太道：「原是為有這種風俗，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，若送禮，便犯了禁忌了。」柳無非姊妹信以為實，絲毫沒有疑慮。

六姨太去後，不一刻，鄭、張二人都回來了，柳無非對鄭時說了六姨太親來邀請的話。鄭時笑道：「明九暗九的話，我也曾聽人說過，只知道有邀請至親密友飲酒的風俗。你是歡喜喝酒的，酒量又不大，宴會中萬不可多喝。喝多了一則身體吃虧，二則酒能亂性，恐怕錯了規矩禮節，鬧出笑話來，醒後就失悔也來不及了。」柳無非笑道：「同席的沒有外人，都是些每日見面的，就多喝兩杯，也未必就鬧出甚麼笑話。好在六姨太說，酒杯可以選極小的，酒也可以喝極淡的，僅僅九小杯酒，那裡能喝醉人，不過六姨太說，照風俗須共飲到天明。你不是得獨睡一夜嗎？」鄭時笑道：「我獨睡一夜倒沒要緊，你每夜不到二更就睡，於今忽教你熬一通夜，你怎麼受得了？」柳無非搖頭道：「熬夜算不了甚麼。你睡在床上等我，我只要可以抽身回來，就回來陪你睡。」夫妻很親密談了一會，六姨太已打發丫環來催了，柳無非姊妹方一同走進上房裡去。

此時天色已是上燈時分了，內花廳裡已擺好了酒席。雖沒設壽堂，也略有鋪陳，是個有喜慶事的模樣。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，都濃妝豔抹，出廳迎接。春喜也打扮得花團錦簇的，跟在六個姨太太當中。柳無非姊妹同向六姨太太下禮，大家都急著攙扶，齊說不敢當。分賓主略坐了片刻，六姨太即起身邀請入席。各姨

過了幾日，六姨太忽親自到西花廳裡來。柳無非姊妹迎接進房。這時，張文祥和鄭時都到外面閒逛去了。六姨太坐下來，笑道：「兩位姊妹都是極精明的人，可知道我此來是幹甚麼事？」柳無非也笑道：「姊妹不說，我們從那裡知道呢？」六姨太道：「今日是我的賤辰，特來接兩位妹妹上去喝一杯淡酒。」柳無非道：「啊呀，我真疏忽得該打，勞動姊妹親自來接，如何敢當。我早應該去給姊妹叩頭才是。」

六姨太連忙伸手來掩柳無非的口，說道：「快不要說這些客氣話，我們都是年輕的人，豈是慶壽的時候？只因我今年二□六歲，正逢暗九。我那生長地方的見俗，每人生日，逢著明九暗九，都有禁忌。據老輩傳說：若這人逢明九或暗九的生日，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，這人必不順利，並且多病多煩惱。」柳無非道：「我倒不懂得這種風俗。怎麼謂之明九？怎麼謂之暗九？因四川沒有這風俗，不曾聽人談過。」六姨太道：「風俗自是一處不同一處。如我今年二□七歲，三九二□七，所以謂之暗九；若再過兩年二□九歲，便是明九了。遇著明九的生日，須在白天安排些酒菜，邀請若干至親密友。男子生日邀男子，女子生日邀女子。已成親的邀已成親的，未成親的邀未成親的。大家圍坐在一處，每人由生日的人敬九杯酒。酒杯可以選用極小的，酒也可以用極淡的，但是少一杯也不行，這就是托大家庇蔭的意思。各人盡興鬧一整日，越鬧得高興越好。暗九就在夜間，一切都依照明九的樣，也是越鬧得凶越好，務必鬧到天明才罷。平常生日做壽，至親密友都得送壽禮，自有逢著明九暗九，無論什麼人，一文錢的禮也不能送。若是明九暗九有人送禮，簡直比罵人咒人還厲害。過了六□歲的人，便沒有這種禁忌了。我今年是暗九，所以特來請兩位妹妹去喝點兒淡酒。務望給我面子，早些光降，最好大家聚飲到天明。」

柳無非道：「姊妹說得這門客氣，真折煞我姊妹了，我們即刻太都自有丫環在旁斟酒伺候，另派了三個丫環，伺候柳氏姊妹和春喜。每一個丫環手捧一把小銀酒壺，各斟各的酒，柳無非看杯中酒色金黃，喝在口中，味極醇厚，但是略有點甜中帶澀，彷彿有些藥酒的餘味，不覺用舌在唇邊舐舐，六姨太非常心細，已看見了柳無非的神情，連忙含笑說道：「今日賤辰，承諾諸位姊妹姊妹賞光，和我喝酒。我知道諸位姊妹的酒量，都未必很大，恐怕外邊的酒太厲害，喝不上幾杯就有了醉意，因此特地派人辦了幾壇金波酒來。這金波酒的力量不大，大家都可以多喝幾杯。」說時，兩眼望著柳無非，問道：「妹妹曾喝過這種金波酒麼？」柳無非道：「不曾喝過。」柳無非滿心想問：怎麼有藥氣味？因轉念一想：這是慶壽的筵席，如何好隨便說出藥字來？只心裡猜度，以為金波酒本是這般的味道，喝了兩杯之後，便不覺得有藥味了。

六姨太慰勸勸敬，柳無非覺得九杯之數未曾喝足，不好意思推辭，勉強喝過了九杯，已實在不勝酒力了。六姨太即向她說道：「妹妹今夜無論如何得熱鬧一整夜，我知道妹妹的身體不甚強健，此時可到我房裡去休息片刻。」說著，起身走到無非跟前，就無非耳根低聲說道：「喝酒的人，每小解一次，又能多喝幾杯。」柳無非此時正想小解，聽了這話，便也起身對同席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立刻就來奉陪。」大家齊起身說請便。六姨太攙著柳無非的手，一同走進臥室，推開床後一張小門。

柳無非舉眼看這房間，比六姨太的臥室略小些，房中燈光雪亮，陳設的床幾、桌椅，比六姨太房裡還加倍的清潔富麗。正待問這是誰的房間，六姨太已說道：「這是我白天睡覺的房間，床頭那個形象衣櫥的，不是衣櫥，拉開櫥門，裡面便是馬桶，妹妹小解後，在床上略坐一會，我去教人弄點兒解酒的東西來給妹妹吃，我這房裡誰也不敢進來，外邊有甚麼聲息，裡面毫不聽得。這裡面也不論有多大的聲響，只要關上房門，那怕就站立在門外的人，也簡直和聾了的一樣，因為我白天睡午覺，最怕有聲響。就被驚醒得再也睡不著了。為此弄這門一間房子，連我自己的丫環，都不許進來。」柳無非心中羨慕不已。六姨太回身退了出去，順手將房門帶關了。柳無非走到床頭，輕輕將櫥門一拉，看櫥裡果和一間小房子相似，並有一盞小玻璃燈，點在櫥角上，照見櫥裡不但有一個金漆馬桶，並有洗面的器具，琉璃燈側還懸掛了一軸五彩畫。

柳無非這時忽聞得一種極淫豔的香氣，登時覺得渾身綿軟，心旌搖搖不定，兩肋發熱，自知是因為多喝了幾杯金波酒，連忙解衣坐上馬桶，兩眼不由得望著那軸五彩畫。那畫不望猶可，一落眼真教人難受，原來是一幅極淫蕩的春畫。柳無非初看時，嚇得掉過臉不敢多望，只是兩眼雖望在旁處，心裡再也離不開那畫，覺得房中沒有人，我何妨多看看，這類東西是輕易看不見的。誰知越看越不捨得丟開，慾火也就跟著越發騰騰蒸上，不能遏抑，卻又恐怕六姨太送解酒的東西進來，撞見了不好意思。只好硬著心思起身，決然步出來。關了櫥門、整理了衣帶。覺得這房裡的香氣，比櫥裡更甚，看壁上也掛了好幾幅工筆畫，以為這壁上的斷不是春畫。柳無非本是會畫的人，尤喜工筆畫，就近看時，不是春畫是甚麼，並且每幅畫上，都是一男數女，妖嬈不堪。柳無非正在春興方濃的時候，再加上看了這類東西，那裡還講得上「操守」兩個字，兩腳竟軟得支不住身體了，就到床上橫躺著，一顆心不待說在那裡胡思亂想，正在此時，忽見馬心儀從床後轉出，走近床前，笑嘻嘻的打了一躬。不知馬心儀將怎生舉動？且待下回再說。